

中國瓶花的早期形式

任志錄

中國瓶花受印度佛教瓶花影響，最早為罐式瓶花，單獨供於佛前，開始於西晉時期；到南北朝早期，高體瓶出現，供養瓶花方式多樣，已呈現中國化；到南北朝晚期，出現瓶花新風，並進入道教、祆教、家庭生活領域，開始深入中國社會各個層面，乃至出現了以後中國瓶花形式的各種樣板。同時，花瓶形式也更為擴展。隨著供養瓶花和花瓶的中國化，唐代趨於完備，北宋就達到高峰，專賞瓶花隨即出現。本文討論早期不同瓶花的供養形式，並觀察對後世有影響的原始形式，以論述中國供養瓶花與專賞瓶花的起源。

中國早期佛教供養瓶花開始於三世紀晚期的佛前單瓶花供養，之後繁衍出多種形式，不管這些方式有多少，在中國瓶花的歷史上只有兩種系統：持續的瓶花供養系統和後期的瓶花專賞系統。本文將重點討論早期的不同瓶花供養形式產生的對後世有影響的原始形式，以闡述中國供養瓶

花與專賞瓶花的起源。所謂起源就是在對「何時何地開始」瓶花的史實關注外，還力爭對其產生的經典依據、源流作出解釋。因為這些資料零碎，一鱗半爪，難以拾攏，以往也多泛論（註一），無專題研究。本文結合考古圖像、實物、文獻，予以考證，以就教方家。

早期瓶花的濫觴

福格銅鑲金造像臺座上的圖像為中國最早的瓶花例證之一，現藏於美國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該像結跏趺坐，作禪定印，背光有火焰，面相為典型中亞人。（圖一）學者一般認為是三世紀末期西晉時期的作品。這尊佛像下方，置有一件瓶花，瓶為小



圖一 銅鑲金造像 美國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藏



圖二 巴爾胡特塔欄杆浮雕 引自《世界美術大全印度》，小學館，頁58

口、短頸、鼓圓腹，可稱為罐狀花瓶。瓶內插花兩枝，分別向左右伸展，向我們展示了瓶花供養佛像的形式。福格造像具有中亞人的面孔，有健陀羅式貼體的衣紋，背光上有火焰紋，有台座兩側的中國式獅子，是中國化的早期佛像。那麼福格造像的瓶花圖來自哪裡呢？

在印度早期佛教遺跡中，所見到的瓶花圖最早為西元前二世紀晚期到前一世紀的巴爾胡特塔欄杆上的浮雕，主要以蓮花包括瓶花為題材，其中一幅瓶插蓮花，瓶口分別對稱伸出兩枝蓮蕾，兩枝蓮葉，三朵盛開



圖三 桑奇大塔北門牌坊浮雕之一 引自John Mashall & Alfred Foucher, The monuments of Sanchi, 1983

的蓮花，中間站著摩耶夫人，手執一棵蓮蕾，兩旁站著兩隻大象，鼻子搭在摩耶夫人頭頂，予以護持，寓意釋迦佛的誕生。（圖二）後來的桑奇大塔北門牌坊背面第一層與第二層之間的方柱背面東西端均有瓶花圖案，瓶中插蓮花，中間一朵花，兩側各伸出五枝葉或蓮蓬，瓶為撇口、粗短頸、鼓腹，矮足（圖三），與福格瓶花相同。另外桑奇大塔東門牌坊背面的相同位置也有大致相同的圖案，只是花葉更多。桑奇大塔塔基欄杆浮雕上還可以看到十餘處相同的瓶花圖，表明瓶花在當時的流行程度。巴爾胡特塔是異迦王朝建於西元前二世紀到前一世紀，桑奇大塔的四面牌坊為安達羅王朝在西元前一世紀後半葉到西元一世紀初葉之間建立，這是印度佛教圖像中最早的前後相連的瓶花資料。與這種罐式花瓶相同的瓶花還見於阿富汗貝格拉姆城址（Begram）出土的泥板刻瓶花，瓶內插蓮花，花在中間，兩側各有兩枝葉子，瓶為小口、短頸、鼓圓腹，肩部繫帶，原文名為

了瓶花護持供養方式，在佛正前方有侍者護持的瓶花供養，瓶花兩側增加了護持侍者或者獅子。

(一) 侍者護持瓶花

侍者護持瓶花又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成組侍者護持，一種是成對侍者護持。



圖八 西魏石造像佛前 引自《中國佛教雕刻史論》



圖七 敦煌石窟北周四六一窟的窟頂壁畫 引自《中國敦煌壁畫全集3》，遼寧美術出版社，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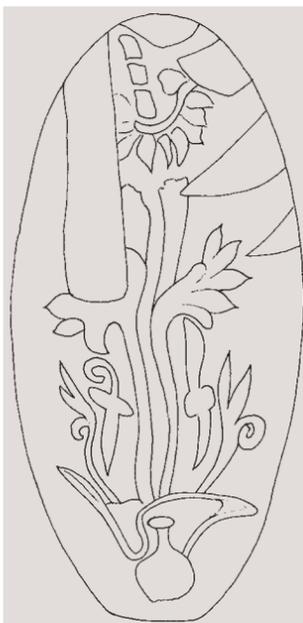
圖九 北齊石造像佛前 佛利爾美術館藏

1. 成組侍者護持瓶花。成組侍者護持瓶花是一種早期形式。該類圖像首先見於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北魏景明年間（五〇〇）~五〇三）北壁上層第一龕龕楣瓶花，是在古陽洞三字的正下方，瓶花供養於中央，兩側各有相向而立

的四個侍女護持，瓶式為撇口細頸墜腹瓶。（圖五）這是目前所見最早的多個侍女護持供養瓶花的圖像。另見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西魏大統口年（五四五~五四三）銘石造佛像碑，瓶花供養於佛前正下方，兩側各有四個侍女護持，盤口長細頸鼓肩修腹瓶。（圖六）敦煌石窟北周四六一窟的窟頂壁畫中，有瓶插蓮花，並置蓮花座，瓶花圖位於佛像的周圍裝飾帶上，兩側各有兩組飛天伎樂護持，瓶式微盤口細頸鼓肩瓶。（圖七）可證，成組侍女護持瓶花的供養形式發生於北朝早期，延續至北朝晚期，主要在北方。

2. 成對侍者護持瓶花。在北朝晚期出現了一對侍女護持瓶花的圖像。早期例證有：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一）所引西魏大統十四年（五四八）石造像（圖八）和佛利爾藏北齊河清三年（五六四）銘石造像（圖九），造像碑中間為佛，佛正下

(PURNA-GHATA)，音譯「本囊伽吒」意譯為滿瓶。（圖四）貝格拉姆是阿富汗大夏與貴霜時期的城址，在喀布爾以北，始建於西元前二世紀，這裏曾是貴霜王朝時期（一至三世紀）夏都。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稱此地為迦畢試。這幅泥板瓶花圖是貴霜時期的作品，應該是受桑奇大塔牌坊影響的文化。其實在印度南部



圖五 龍門古陽洞龕楣浮雕 引自《中國石窟》，頁158



圖四 貝格拉姆泥板 阿富汗貝格拉姆城址 Doris Meth Srinivasan, Origin, Meaning and Form of Multiplicity in Indian Art, BRIL, 1997



圖六 西魏造像碑佛前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

的二世紀左右的阿馬拉瓦蒂塔上也有相同的瓶花。

福格造像的罐狀花瓶與上述遺址、遺物相比，花瓶相同，插花均為蓮花，應該是相同的源流。其間關係為：瓶花圖最早出現於西元前二世紀晚期的巴爾胡特塔欄杆浮雕上，次則西元前一世紀左右安達羅王朝建立的桑奇大塔牌坊上，後又出現于貴

霜王朝時期（一至三世紀）流傳至迦必試地區、阿馬拉瓦蒂地區，隨即就是三世紀左右中國西晉福格造像瓶花圖了。那麼，這種罐狀花瓶可稱為印度式花瓶，單瓶花供養的形式就應該來自於印度式瓶花。但是從桑奇牌坊的瓶花陳設方式看，早期遺跡的瓶花是成對以對稱的方式出現，而且是在裝飾板上，這種情景移植於現實，有可能在大型佛事活動中，瓶花是陳設於拱門之上，而在中國則是單瓶花供養於佛前，這種單瓶花供養應該為中國早期的瓶花供養方式。當然，印度式罐狀瓶花陳設在西元六世紀中期在四川佛教石造像系統中也有出現，這又是中國佛教瓶花供養的一個嫁接形式。

所以可稱福格造像的佛像單瓶花供養是中國瓶花的最早期形式。

瓶花供養形式的中國化 瓶花護持

與西晉時期福格造像的單獨瓶花供養方式不同，在西魏、北齊、北周時期及其統治的中國北方地區，出現



圖十六 東魏石造像碑邊飾之一
賓西法尼亞博物館藏



圖十五 山東臨朐北朝畫像石墓青龍圖 引自《山東臨朐北朝畫像石墓》，《文物》2002年9期，頁38



圖十四 龍門石窟北魏皇甫公窟
引自《中國石窟》，頁194



圖十一 北齊石造像佛前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北齊石造像佛前 美國納爾遜博物館藏



圖十三 西魏石造像碑頭 上海博物館藏



圖十二 北魏石造像碑頭 費城博物館藏

方供養瓶插蓮花，瓶置於蓮瓣臺上，瓶花兩側為相向的兩個侍女。這兩件造像的不同是，前者為高臺瓶花，侍女相對屈身護持，後者是低台瓶花，兩個侍女跪地護持。前者瓶式為盤口細頸鼓腹瓶，後者為撇口細頸修腹瓶。這就是說，成對供養侍女護持瓶花的形式發生於北朝晚期的北方。

(二) 獅子護持瓶花

瓶花兩側有一對獅子護持，也出現於北朝晚期的北方。見於美國納爾遜博物館藏北齊河清三年（五六四）銘石造像（圖十）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北齊天統二年（五六六）石造像。（圖十一）造像碑中間為佛，佛正下方供養瓶插蓮花，瓶置於蓮瓣臺上，瓶花兩側為兩個相對蹲臥的獅子。前者瓶式為撇口短頸鼓肩收腹瓶，後者瓶式為盤口細頸鼓腹瓶。獅子護持的形式多見於同期香爐供養，獅子護持供養瓶花較為少見。

(二) 隨處單供瓶花

在北魏時期的北方還出現一種隨處供養單只瓶花的形式，瓶花不拘一定地方，而是隨需要而設置。最早見於龍門石窟北魏孝昌三年（五二七）皇甫公窟北壁釋迦多寶像龕右側，釋迦佛的左側與菩薩之間有一瓶花供養，瓶為撇口、粗頸、鼓腹、喇叭形高足，瓶口出蓮花，蓮花高高的豎立於瓶上（圖十四），這是隨處而供養瓶花的最早範例。在山東臨朐北朝畫像石墓青龍圖上的瓶花供養圖上（圖十五），花瓶位於龍後，花瓶為撇口、細直頸、修腹微弧，覆蓮底座，瓶口出一朵蓮花，兩側對稱出葉。此處的瓶花供養似乎是道教圖像，這說明瓶花供養已經影響到道教，這也表明瓶花供養方式的拓展。

(三) 成對供瓶

在北朝晚期造像碑上，出現了瓶花位於佛像兩側邊飾帶的成對供養形式。這種圖像見於賓西法尼亞博物館藏東魏武定四年（五四六）銘石造像碑，中間為佛像，兩側裝飾帶上為瓶花供養（圖十六），瓶中插蓮花，

期的一對侍女或一對獅子護持供養，成為早期佛教瓶花的一個大致發展過程。這些形式是中國化的瓶花供養文化，已經脫離了印度式單瓶供養的方式。

瓶花供養的其他幾種形式

除了佛前瓶花供養以外，瓶花供養還有幾種較為隨意的形式。臚列如下：

(一) 碑額供養瓶花

造像碑碑額供養瓶花一般為單件，花瓶位於正中，由於位置所限上下狹窄，瓶花一般出瓶口之後向兩側蜿蜒，這也是一種瓶花供養形式。這種形式所見資料在北魏晚期和西魏時期，區域在中國北方或西北。費城博物館藏北魏石造像的瓶花供養在碑額，瓶花出瓶口向兩側伸開，瓶花兩側一對飛天護持。（圖十二）上海博物館藏西魏大統十六年（五五〇）銘石造像的碑額瓶花則不同，瓶花出瓶口之後，呈纏枝形式向兩側三曲蜿蜒，最後再垂下兩朵蓮花，纏枝之上又各出一幅佛像，是一種別致的瓶花供養。（圖十三）

蓮花高高豎立於瓶上，瓶為盤口，粗長頸，鼓腹，置於蓮瓣座上，這種瓶可稱為盤口粗長頸鼓腹瓶。這種圖像還見於江蘇邗江南朝畫像碑墓一號墓，瓶內插蓮花，瓶形為撇口、細頸、鼓腹、喇叭形足，瓶花出現在墓室後壁西部門兩側（圖十七），似乎是作為對墓主人的世俗供養（當然不排除對墓內佛的供養，但是該兩幅瓶花圖確實位於門兩側），該墓內同時出土三三件小佛像，表明墓主至少是一個佛教信仰者。相同的成對形式還見於河南鄧縣學莊墓，兩瓶蓮花位於一個力士的兩旁，圖像為一枝蓮花開出，其花朵之上放置瓶花，即以瓶花為座，瓶口出三枝蓮花，一正兩側，各出葉子若干。（圖十八）瓶形為撇口、細頸、鼓腹、高足。

成對供養的形式見於經典有南

朝宋（四二〇～四七九）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一：「見諸人眾供養畢已，諦觀如來相好之容，又欲濟拔諸苦眾生，亦欲滿足一切種智故，即散五莖，皆住空中，化成花台，後散二莖，亦止空中，夾佛兩

的佛像雕刻，其原型還可以追至於希臘、羅馬的圖像，只是思惟菩薩的身後多了一棵樹。河北平泉北魏思惟菩薩的身後則是插在花瓶裏的一棵樹枝，洛陽思惟菩薩的身後則直接是一件插蓮花的花瓶，這是北魏時期中國化的思惟菩薩。

有學者認為高士圖是中國固有的獨立形式，之後影響了水月觀音，作者以為根據目前所見的早期考古資料看，高士圖來源於思惟菩薩。中國的兩漢時代及其以後的歷史人物形象多為表現賢王忠臣、孝子烈女，東晉以後則屢有表現名士風度的形象，從未出現過獨坐山野的人物圖像模式。最早的高士圖出現於南朝齊建武元年（四九四）追尊的齊景帝陵及其後的陵墓中，如竹林七賢。在南朝的高士圖中，一般都是高士踞坐於地面，身邊置酒樽、酒碗，身邊有樹木。這是一幅高士獨坐山野的圖像情景，這種獨坐山野模式的圖像在中國的圖像體系中沒有先例，應該看作是一種原始形式。而這種獨坐山野模式的明確

表明成對供養瓶花是當時現實生活中佛堂供養的一種形式，或已經進入了日常生活的門庭。成對瓶花供養的形式多見於唐代以後的供養，在唐、遼、宋、金代墓葬、塔基、壁畫中多見圖像和實物的出土，最少在北宋時期已經與香爐形成三供的形式，也已經是北宋時期祭祀、慶典中廳堂瓶花供養的常見形式。那麼，南北朝時期這些成對出現的瓶花對唐以後成對供養瓶花來說，就成爲其先聲。成對出現的瓶花形式似乎還可以在桑奇牌坊上找到淵源，但南北朝晚期的瓶形、供養方式等形態已經是中國化了。

這些瓶花供養方式及其圖像具有三點意義，一是瓶花供養拓展到了道教的領域，二是拓展到了墓葬裝飾之中，三是成對瓶花供養爲唐代以後廳堂供養瓶花提供了範式。第一點反映了道教借助佛教瓶花供養的文化現象，後兩點以裝飾板的形式並成對出現，是五世紀出現的新形式。

瓶花伴菩薩圖像

上述圖像已經表明，早期瓶花大都是對佛的供養，只有思惟菩薩身旁有瓶花。但是在北朝晚期的北方出現了一種全新的形式，就是手持瓶花。最早見於南朝普通四年（五二三）蕭景墓神道立柱禮佛童子像，一童子雙腿交叉，屈膝躬身，雙手抱持一瓶，瓶中插蓮花一枝，瓶爲撇口、細頸、墜腹。這是雙手持瓶，雙手持瓶花屬於個例。單手持瓶花見於阿爾伯特維多利亞博物館所藏北周觀音石雕像左手持瓶，瓶中插花，該瓶爲撇口、細頸、墜腹（圖二一），瓶式與上述撇口細頸梨形瓶相同。

在北魏中期的河北洛陽地區出現一種思惟菩薩，不同於其他的佛前供養瓶花，而是在菩薩身旁供養瓶花。河北省平泉出土的北魏太和十三年（四八九）銘的阿行造觀音立像是準確紀年的瓶花供養資料，該造像背面爲一思惟菩薩，坐在一個束腰形凳子上，左腿搭在右腿之上，左臂勾起，肘撐左腿，手扶臉頰，右手放在右腿上。右側背後放置一瓶花，瓶內插著一枝高高的花葉，隨菩薩背身而呈弧形，延伸到菩薩頭部上空。瓶爲撇口、細頸、梨形腹，矮足。（圖十九）這種形式還見於龍門蓮花洞南壁中央下部四一龕龕內左側佛傳故事石刻（五二五—五二七），一尊思惟菩薩結跏趺座，右側放置一瓶蓮花，瓶爲撇口、細頸、墜腹。（圖二十）佛右邊置瓶花供養。插花之瓶爲細頸梨腹式，應爲淨瓶。（註一）

思惟菩薩是表現釋迦成佛前身為悉達太子時在苦思人生哲理乃至開悟的形象，以手支頤，一腿屈攏，表現人類苦思，這種形象還見於健陀羅



圖二十 龍門蓮花洞南壁佛傳故事石刻 引自楊子水，《宋代花事》，《故宮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1期



圖十九 河北平泉觀音立像（背面）引自金申，《中國歷代紀年佛像》，文物出版社，1994，頁74



圖十八 河南鄧縣學莊墓壁畫磚 引自鄭岩，《魏晉南北朝壁畫研究》，文物出版社，頁80



圖十七 江蘇邗江南朝畫像磚墓一號墓室後壁 引自《江蘇邗江發現兩座男朝畫像石專墓》，《考古》1984年第3期

邊。」所謂二莖蓮花夾佛兩邊就是對稱的在佛兩邊供養蓮花。同時五莖蓮花成爲瓶花的台座，這就是所有的瓶花供養的台座爲蓮瓣的緣由——由此影響到以後出現的各種基座包括柱礎的蓮瓣形狀，均源於此處。

造像和墓葬都折射出實現生活，

在北魏中期的河北洛陽地區出現一種思惟菩薩，不同於其他的佛前供養瓶花，而是在菩薩身旁供養瓶花。河北省平泉出土的北魏太和十三年（四八九）銘的阿行造觀音立像是準確紀年的瓶花供養資料，該造像背面爲一思惟菩薩，坐在一個束腰形凳子上，左腿搭在右腿之上，左臂勾起，肘撐左腿，手扶臉頰，右手放在右腿上。右側背後放置一瓶花，瓶內插著一枝高高的花葉，隨菩薩背身而呈弧形，延伸到菩薩頭部上空。瓶爲撇口、細頸、梨形腹，矮足。（圖十九）這種形式還見於龍門蓮花洞南壁中央下部四一龕龕內左側佛傳故事石刻（五二五—五二七），一尊思惟菩薩結跏趺座，右側放置一瓶蓮花，瓶爲撇口、細頸、墜腹。（圖二十）佛右邊置瓶花供養。插花之瓶爲細頸梨腹式，應爲淨瓶。（註一）

此後所見在隋代，見於敦煌莫高窟三九四窟西壁南側的隋代菩薩壁畫，一菩薩左手持一長頸修腹瓶立於左側，瓶中爲一枝蓮花。還見於敦煌莫高窟二七八窟西壁北側的隋代菩薩像，菩薩左手持一長頸修腹瓶置於胸前，瓶中爲一枝蓮花。這些形象與阿爾伯特·維多利亞北周菩薩相同。觀音菩薩位置上升是密宗興起以後的現象。最早的密教經典是北周保定四年（五六四）天竺僧耶舍曇多譯《十一面觀音神咒經》，還有六世紀前半的無名氏譯《陀羅尼雜集》，之後有唐永徽四年（六五三）阿地瞿多譯《陀羅尼集經》、唐顯慶元年（六五六）玄奘譯《十一面神咒心經》，都涉及到十一面觀音。密宗興起的時間正好在北朝晚期，在初唐、盛唐達到高峰。

那麼，阿爾伯特·維多利亞博物館藏北周菩薩就應該是密宗的十一面菩薩，時間正好與北周十一面觀音經的傳入中國時間相同，正好是與密宗



圖二三 南京市鐵心鎮王家窪村出土南朝墓的畫像磚
引自《中國畫像磚全集》，四川美術出版社，2006，頁16、17

從這個表格可以看出，瓶花的供養在整個南北朝期間，北魏形成規模，南北朝晚期成爲高潮；北方形式多樣，南方形式較少，北方早於南方。

通過上述印證比較，可以看出，佛前供養瓶花大約在西元五百年左右的北朝早期在中國北方成爲一種獨特的供養形式，其後在六世紀中葉的南北朝晚期達到高潮，並且由此展開各種形式的瓶花供養。北朝晚期出現的碑頭供養、隨處供養的瓶花供養形式，是作爲對佛前供養的補充；尤其

應該注意的是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各種瓶花供養的形式，在南北朝晚期均呈現出完整的面貌。成對瓶花供養影響到南朝的墓葬裝飾，成爲唐以後成對瓶花供養佛、神、祖宗乃至廳堂擺設的濫觴。相對於北朝時期及其之前的瓶花放置於地面，北朝晚期菩薩手持瓶花的形式開唐代密宗菩薩瓶花的新風，而且瓶花供養也與道教、祇教發生了聯繫。更可關注的是在北魏時期的瓶花伴菩薩圖像直接成爲宋以後水月觀音、楊柳觀音和瓶花伴高士圖的靈感淵源。若果說上述十種瓶花供養方式中，全部屬於供養瓶花系統，那麼，其中瓶花伴菩薩的供養方式則是專賞瓶花系統的原始形式。這些瓶花供養形式已經中國化，並爲以後的各種形式的瓶花奠定了基礎。

花瓶的中國化

關於瓶系統的探討是一個複雜問題，中國兩漢以前並無嚴格意義上的小口大腹瓶，只有在佛教引入中國以後，瓶的標準形式才逐步出現，其標



圖二二 西安北周安伽墓的門額兩側之一 引自《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



圖二一 菩薩造像局部 阿爾伯特·維多利亞博物館藏

興起有關，應是最早手持瓶花的菩薩形象，此後又有敦煌壁畫中的隋代手持瓶花菩薩圖像接續，直至初唐、盛唐的高峰。這種手持瓶花的形式成爲唐代以後大量菩薩、供養人手持瓶花

供養的先河。

祇教瓶花供養

在西安地區的北周時代出現了祇教瓶花供養圖，將瓶花帶到了一個更大的文化範圍內。西安北周大象元年（五七九）安伽墓的門額兩側均有一個供案，內容相同，供案上有杯盤等器具，還有三瓶花，中間一個大瓶，兩側兩個小瓶，瓶內插花，三個瓶的形制相同。（圖二二）安伽爲粟特人，是祇教徒，這幅圖爲我們提供了另類的瓶花供養習俗，但也爲我們提出了新的問題，我們知道早期佛教文化中，特別是在貴霜王朝時期，佛教確實吸收了一定的祇教文化因素，即是祇教有無更早期的瓶花供養形式？是接受佛教影響，還是祇教影響了佛教？祇教瓶花供養是一個特別的問題，有待於今後新資料的發現。

南方墓葬瓶花

在南北朝晚期南京一帶的墓葬中出現了瓶花圖像，可見資料有南京市鐵心鎮王家窪村出土南朝墓的畫像磚，一瓶花在磚的中央，一瓶花在下部。（圖二三）這種圖的插花均爲蓮花，

花瓶均置於蓮瓣座上。其瓶式，一爲撇口、短頸、鼓肩、收腹；一爲撇口、細頸、梨形腹。這種瓶花裝飾還見於隋唐墓誌、石碑的邊飾上。這種情形表明瓶花供養已經多元發展，既是作爲佛供養，也作爲對受佛教影響的墓主人的世俗供養。其插花方式、瓶形已經中國化。

爲便於觀察，對早期瓶花供養形式及其區域分布列表如下：

附表一：南北朝瓶花供養形式及其地區分佈表

形 式	北魏	南北朝晚期	地 區
成組供養侍女護持瓶花	○	○	北方
一對侍女護持瓶花		○	北方
獅子護持瓶花		○	北方
碑頭瓶花		○	北方
隨處單只瓶花	○		北方
瓶花伴菩薩	○		北方
成對瓶花		○	南北方
菩薩手持瓶花		○	北方
祇教瓶花		○	北方
墓葬瓶花		○	南方

誌就是淨瓶和賢瓶。但是在印度早期瓶花供養中只有賢瓶，細頸的撇口瓶和小口瓶卻難以找到淵源。

上述圖像資料顯示出九種花瓶形式，均可在中國考古或館藏實物中找到可對應的形制，如附表二：

第一種是罐狀瓶，撇口、短頸、鼓腹：（附表二一）

即最早的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銅造像的瓶。這種形式見於同時期的伊朗、印度，是一種常用瓶式，在中國考古資料也較爲常見，如鎮江東吳墓出土的青瓷盤口罐，高三五·二公分。

第二種是撇口細頸墜腹瓶（附表二二）：
這種瓶式在中國以外找不到原型。

第三種是撇口長頸鼓腹瓶（附表二一三）：
這種瓶最早還見於北魏時期大同墓葬出土。但在印度、中亞卻找不到原型，應該佛教器用被中國化的瓶式。

附表二：圖像資料中瓶式與實物對照表

類型對應	1. 罐狀瓶 (撇口、短頸、鼓腹)	2. 撇口細頸壺腹瓶	3. 撇口長頸鼓腹瓶	4. 撇口細長頸修腹瓶	5. 盤口細頸鼓腹瓶	6. 撇口短頸鼓肩瓶	7. 撇口粗頸鼓腹高足瓶	8. 盤口粗頸鼓腹瓶	9. 盤口細頸梨形腹
圖像資料									
實物									
圖版	鎮江博物館 《鎮江東吳西晉墓》， 《考古》1984年6期，頁 528，圖版5。	作者攝。 深圳特德藝術館藏	河南省博物館，《河 南安陽北齊範粹墓發 掘簡報》，《文物》 1972年1期，頁47。	河北省博物館，文物 管理處，《河北曲陽 發現北魏墓》，《考 古》1972年5期，頁 33，圖版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 研究所編著，《西安 郊區隋唐墓》，科 學出版社，1966，圖 31，圖版28-1。	新昌縣文管會、潘表 惠，《浙江新昌十九 號南齊墓》，《文 物》1983年10期，頁 92。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北齊徐顯秀墓 發掘簡報》，《文 物》2003年10期。	張柏，《中國出土瓷 器全集》，河北卷， 科學出版社，2008 年，頁6。	張季，《河北景縣封 氏墓群調查記》， 《考古》1957年3期， 頁28，圖版10。
尺寸	高35.2公分	高16公分	高22公分	高14.8公分	高27公分	高27公分	高26公分	高28公分	高20公分

瓶花的討論
瓶花供養見於文獻是在四世紀末到五世紀初期，姚秦（三八四）

中國化。
這種瓶在印度是常見形式，很多菩薩手中持有這種瓶。而多見於中國北朝晚期到隋的墓葬。
對這九種花瓶式的比較，其中兩種瓶式有印度淵源，兩種瓶式為中國傳統，五種瓶式為新出現的形式。而且可以看出，早期的印度瓶式為矮體，而中國在北魏出現的瓶式均為高體，而大部分花瓶都是中國傳統或在中國新創的瓶式。這些花瓶在日常生活中，有些是僧侶淨瓶，有些是供佛賢瓶，有些是傳統中國祭祀尊，都並非是專用花瓶，但均可以用作供養花瓶使用，這一方面表明佛教器用對中國器物的影響，同時表明了供養花瓶的瓶式在中國的擴展，也就是深度的中國化。

青瓷盤口瓶，這是中國的傳統器形。
第九種為盤口細頸梨形腹（附表二19）：
這種瓶在印度是常見形式，很多菩薩手中持有這種瓶。而多見於中國北朝晚期到隋的墓葬。
對這九種花瓶式的比較，其中兩種瓶式有印度淵源，兩種瓶式為中國傳統，五種瓶式為新出現的形式。而且可以看出，早期的印度瓶式為矮體，而中國在北魏出現的瓶式均為高體，而大部分花瓶都是中國傳統或在中國新創的瓶式。這些花瓶在日常生活中，有些是僧侶淨瓶，有些是供佛賢瓶，有些是傳統中國祭祀尊，都並非是專用花瓶，但均可以用作供養花瓶使用，這一方面表明佛教器用對中國器物的影響，同時表明了供養花瓶的瓶式在中國的擴展，也就是深度的中國化。
第四種是撇口細長頸修腹瓶（附表二14）：
這種瓶是標準淨瓶，在南北朝時期出土量較大，有銅、鍍金、陶瓷等材質，但在印度、中亞卻找不到原型，應該是佛教器用被中國化的瓶式。
第五種盤口細頸鼓腹瓶，（附表二15）：
這種瓶式僅見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式瓶。
第六種為撇口短頸鼓肩瓶，（附表二16）：
這是一種新式樣的花瓶，隋代以後的梅瓶或者受此影響。
第七種為撇口粗頸鼓腹高足瓶（附表二17）：
這是傳統的中國式瓶，這讓我們聯想起南北朝時期蓮花尊似乎與此有關聯，那麼蓮花尊是否也是花瓶呢？
第八種為盤口粗頸鼓腹瓶（附表二18）：
實物見河北省滄州市吳橋東魏天統元年（五六五）墓葬出土的

四一七)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四分律》卷第三十一(註三)，時釋迦尚未成佛，還在修菩薩道，名為彌卻摩納。采折殊妙的蓮花插入水瓶，給予彌卻摩納就是對尚在修菩薩道的釋迦佛的供養。這是最早見到漢譯佛教經典中講到的瓶花供養。一般認為，《四分律》譯出六十年後，北魏孝文帝(四六七~四九九)時，法聰在平城講《四分律》，並口授弟子道覆覆行於北魏統治的北方地區。正是在四九五年，這位孝文帝遷都洛陽，這就是目前我們看到的北魏洛陽時期北方的瓶花供養普遍化的原因。

另一則記載關於蓮花供養的故事是南朝宋(四二〇~四七九)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一。(註四) 善慧仙人以答應娶青衣女子為妻的條件得到了這一瓶七莖蓮花供養於普光日來。這就是瓶插蓮花供養佛的來歷。與《四分律》相同的是供養形式為瓶插，也是七莖蓮花，並且五莖一束、二莖一束，這隱喻了《因果經》

中善慧與青衣女的兩個供養，後來二莖蓮花成爲在佛兩邊的供養蓮花，五莖蓮花成爲瓶花的台座，而且《因果經》具體地指出所供養的是蓮花中第一等的青蓮花。

又見《南史·齊晉安王子懋傳》「有蓮花供佛者，眾僧以銅甕盛水，漬其莖，欲花不萎。」蕭子懋，南齊(四七九~五〇二)王子。那麼，差不多與北方同時，南方也出現了瓶花供佛的現象。

這三條文獻記載注明了瓶花供養的緣由：表明瓶花供養主要是對佛、菩薩的供養，見佛、菩薩，心生歡喜，可以成就一切智慧，度脫苦難眾生。更重要的是「諸佛如來，難可值遇，如優曇鉢花時乃一現。」就是說佛不會輕易示現，其出現就如優曇鉢花(即曇花)一樣稍出即逝。晉安王子懋瓶花供佛，讓花兒長久新鮮，其意義固然是爲了其母親的病情好轉，但只有以花供佛使佛常住才可以達到目的。另這些文獻還可以看出上述圖像資料和實物中花瓶的存在正好與佛

乃至出現了以後中國瓶花形式的各種樣板。同時，花瓶形式也更爲擴展。

隨著供養瓶花和花瓶的愈趨中國化，唐代趨於完備，北宋就達到高峰，專

賞瓶花隨即出現。所以專賞瓶花也是瓶花中國化過程中的一朵奇葩。

由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瓶花供養源自於印度佛教，開始於西晉

註釋

1. 關於這方面的文章見：揚子水，〈宋代花瓶〉，《故宮博物院院刊》，二〇〇七年一期，頁四八~六五；黃永川，〈中國插花史研究〉第三章第三節魏晉南北朝「插花」形式的成立，西泠印社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王傳龍，〈「瓶花之道」淵源考〉，《中國典籍與文化》二〇一三年一期，頁一三五~一四一。揚子水以爲瓶插花始於魏晉南北朝，而這一時期大致近三〇〇年，其說過於籠統，黃永川認爲器物插花開始於五世紀末的北魏時代，而王傳龍主要根據是部分經典，其說瓶插花大致在南朝，也趨於狹窄。另參見中田勇次郎，〈中國における插花の习俗〉，日本二玄社，一九八一。

2. 樹下觀想圖像的依據是南朝宋(四二〇~四七九)求那跋陀羅譯《過去因果經》，一曰悉達多太子與國王出遊，看到許多人在烈日下耕田，鳥兒在無情地啄食蟲子，於是便起了慈悲之心，「即使思惟，離卻愛界」，父王與侍從尋找太子，在一棵圓浮樹下，「遙見太子端坐思惟，又見彼樹曲陰其曲，深生奇特。」這是經典中關於悉達多太子爲菩薩時樹下觀想圖像的依據。

3. 姚秦(三八四~四一七)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四分律》卷第三十一：「時彼女即還入父園中，園中有清淨浴池，池中有七莖蓮花，五花共一莖，香氣芬馥，花色殊妙，複有二花共一莖，其花色殊妙。見已便生此

念：『我今觀此花極爲妙好，我寧可采此花與彌卻摩納，令心喜悅。』即採花置水瓶中，出園外，過求彌卻摩納。」

4. 《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一：「悉達多太子覺悟成道，國王與大臣及其人民也隨同出家，普光日來前來游化，『父王聞已。心大歡喜。即救國中。平治道路。香水灑地。懸諸繡彩寶幢幡蓋。散眾名華。如是莊嚴。滿十二逾闍那。又復擊鼓唱令國內。諸有華者。不得私賣。悉輸與王。並救人民。不得先我供養於佛。即遣大臣。並作伎樂。燒香散華。而往請彼普光如來。』當時有一個善慧仙人，住在於山中。得知此事後，葉欣然前往，手執水瓶及杖傘蓋，：所以勿勿莊嚴道路，善慧即復問彼路人，汝知何處有諸名花。答言道士：燈照大王，擊鼓唱令國內，名花皆不得賣，悉以輸王。善慧聞已，心大懊惱，意猶不息，苦訪花所。俄爾即遇王家青衣，密持七莖青蓮花過，畏王制令，藏著瓶中。善慧至誠，感其蓮花踴出瓶外。善慧遙見，即追呼曰：大姊且止，此花賣不？青衣聞已，心大驚愕，而自念言：藏花甚密，此何男子，乃見我花，求索買耶。顧看其瓶，果見花出，生奇特想，答言：男子，此青蓮花當送宮內，欲以上佛，不可得也。善慧又言：請以五百銀錢，雇五莖耳。青衣意疑，復自念言：此花所直不過數錢，而今男子，乃以銀錢五百，求買五莖。即問之言：欲持此花用作何等？善慧答言：今有如來，

教經典的傳播時間相一致。

結語

在中國瓶花的早期供養圖像中，瓶花供養和瓶花專賞的原始形式都可以找到根源。瓶花供養是中國歷史上持續的供養系統，早期佛前供養和成對瓶花的供養方法成爲五代、北宋堂前供養的先聲，乃至成爲北宋三供、明代五供的源頭；早期手執瓶花成爲隋代以後觀音的專利。早期菩薩身畔瓶花的圖像成爲北宋以後水月觀音、楊柳觀音和高士圖中瓶花的雅致範式，並由此引發了北宋專賞瓶花的樹立，這也就引發了之後宋元明清的專賞花瓶的氾濫。

早期瓶花的發展是一個中國化的過程。最初受印度佛教瓶花影響，最早爲罐狀式瓶花，單獨供於佛前，開始於西晉時期；到南北朝早期，高體瓶出現，供養瓶花方式多樣，已經中國化；到南北朝晚期，出現瓶花新風，已經進入道教、祇教、家庭生活領域，開始進入中國社會各個層面，

時期，北魏時期形成規模，南北朝晚期達到高潮，並完全中國化，中國歷史上瓶花的各種形式均與此濫觴。

作者爲深圳考古鑒定所所長

出興於世。燈照大王，請來入城，故須此花，欲以供養。大姊當知，諸佛如來，難可值遇，如優曇鉢花時乃一現。青衣又問：供養如來，爲求何等。善慧答曰：爲欲成就一切種智，度脫無量苦眾生故。」

參考書目

1. 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日本：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五。
2. 《世界美術大全集》印度一，日本：小學館，二〇〇〇。
3. 《中國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九。
4. Doris Meth Srinivasan, Origin, Meaning and Form of Multiplicity in Indian Art, BRIL, L. 1997.
5. 于君方，《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北京：商務出版社，二〇一〇。
6. Sir John Marshall Alfred Foucher: the Monuments of Sanchi. Swati, Delhi, 1983.
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西安郊區隋唐墓》，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六。
8. 張柏，《中國出土瓷器全集》，河北卷，北京：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八。
9. 《文物》，北京：文物編輯部，一九五〇~二〇一三。
10. 《考古》，北京：考古編輯部，一九五五~二〇一三。